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女
宾

(法) 西蒙娜·波伏娃

印刷工业出版社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女 宾

[法国]西蒙娜·波伏娃 著
尤 德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宾/(法)波伏娃(Beauvoir, S. de.)著;尤德译.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女… II. ①波…②尤…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42805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87 字数: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500
ISBN 7-80000-404-X/T·13
定价:4500.00 元(全套四十卷)

内 容 简 介

大道上，秋雨未歇，
夜阑人静，我侧耳细听，
那心声多么凄婉……

这是《女宾》中两女一男隐隐约约的哀怨。

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他们又是一种什么方式的组合？

女
宾

这是一部绝对别致的爱情小说。三角恋爱故事我们已司空见惯，本书中的两女一男，同样是三点，但在他们之间却不是简简单单的连线，而是错综复杂的相互牵扯和羁绊。这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极为少见，但它却是真实生活的翻版，虽然短暂，却也迷人眼。

小说语言简洁，笔触细腻，善于把握人物的心理，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其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法国著名女作家，她的存在主义女权理论，对西方思想和习俗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称她是“法国和全世界的最杰出的作家。”法国现任总统希拉克在一次讲演中说道“她介入文学，代表了某种思想运动，在一段时期标志着我们社会的特点，她的无可置疑的才华，使她成为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有地位的作家。”

《女宾》于1941年创作完成，1943年出版，它是西

蒙娜·德·波伏娃的处女作，也是她的成名作。与她的另两部作品《第二性》和《名士风流》共同树立了波伏娃在法国 20 世纪文学中的牢固地位。

福兰苏沃兹、葛扎沃艾尔和皮艾尔三人签订一个为期 5 年的契约：在这 5 年中，每个人必须专心致志地献身于三人组合——他们之间均衡和谐的爱的“三重奏”。

这是一个草率的计划，一个郑重的宣誓，一个荒唐的开端。

这是一份难以圆满的答卷，一个无法坚守的诺言。

虽然他们作了详尽而严格的规定：两天中有一天，从晚上七点至午夜，福兰苏沃兹与葛扎沃艾尔在一起，另外一天，是从两点至七点，葛扎沃艾尔和皮艾尔相会，其余时间自由支配。他们虔诚地、一丝不苟地信守这个条约，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们很难维持这种爱的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就会萌生嫉妒和仇恨。

当爱成了彼此报复的理由时，“三重奏”是否也该在哀调中哑然结束？

道边，歌声隐隐，
天际，暮色沉沉，
心中，封存细雨，还是零落霜痕？
总是，
清冷，冷冷清清
冬季来临？

波伏娃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来揭示人与人之间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的关系，即使深沉的爱也不能冲淡相互的排斥和倾轧，这是生活的真实。

——法国《传真报》

一个杰出的女性，用简短的语言，清新的笔触，透视人的内心世界。……直指真实的人性，绝对是一部佳作。

——法国《读书》杂志

女
宾

献给

奥尔嘉·高萨
绮薇茨

第一章

女

宾

福兰苏沃兹撩起眼睛。让尔贝的手指在键盘上跳动，他凝视着手稿，露出一副恶狠狠的表情，看来他是累了。福兰苏沃兹自己也觉得困倦，可她的疲乏中包含着几分亲密和温情：她不喜欢让尔贝眼睛下面的黑圈，他的面容憔悴，表情严肃，看上去他差不多和他 20 岁的年纪相当。

“您不想休息一会儿？”她说。

“不，我还行。”让尔贝说。

“其实，我这儿仅剩一场需要誊清了。”福兰苏沃兹说。

她掀过一页。这时，两点已经敲过一阵了。在这个时刻，剧场里通常不再有人动静，但今夜剧场还有点生机，打字机发出嗒嗒的响声，粉红色的灯光照在稿纸上。我在这里，我的心在跳动。今夜剧场里有一颗心在跳跃。

“我喜爱在夜里工作。”她说。

“是的，”让尔贝说，“夜里安静。”

他打了个呵欠。烟灰缸满满的，都是黄烟头，独脚小圆桌上放着两只玻璃杯与一个空酒瓶，福兰苏沃兹扫视了一下她这个小小办公室的墙壁，粉红色的环境由于有人的存在而充满了热气和光彩。外面就是那个毫无生气的、黑洞洞的剧场，一些僻静的走廊环绕着这个硕大的空心薄壳结构。福兰苏沃兹放下笔。

“您不想再喝一口？”她问。

“啊，我不反对。”让尔贝说。

“我到皮艾尔化装室再寻一瓶。”

她走出办公室，其实，她并不太想喝威士忌，是这些昏暗的走廊吸引了她。要不是她来到这儿，这里的尘埃气味、半明半暗的光线、透着感伤的寂静，这一切对所有的人都不存在，全然不存在。可现在，她来到这里，地毯的红光好像一盏羞怯的长明灯穿透黑暗。她拥有这种权力：她的存在能让事物摆脱无意识状态，她赋予它们色彩和气味。她来到楼下，推开大厅的门，就仿佛完成一个她早已接受的使命那样，她要让这个空荡荡的漆黑大厅存在。金属防火幕下垂着，墙壁散发出未干油漆的气味，排列整齐的红丝绒椅悄无声息地静候着，刚才它们还什么都不等待。此刻，她出现后，它们全伸出了胳膊。它们凝视着金属防火幕遮挡的舞台，召唤着皮艾尔、舞台脚灯的灯光和聚精会神的观众。或许应该永远留在这里，使这种寂静和期待成为永恒；可是也可能应该待在他处，在道具仓库，在化装室，在休息室，同时在所有地方。她通过舞台口，

登上舞台，打开演员休息室的门，下楼走到堆着陈旧发霉布景的院子里。唯有她让这些无人问津的场所，束之高阁的物件散发出气息。她来到这里，这些东西属于她。世界属于她。

她越过一扇挡住演员入口处的小铁门，径直走到剧院前的广场正中。附近的房屋在沉睡，剧院亦在沉睡，唯一一扇玻璃窗发出红光。她在一条长椅上坐下，黑色的天空在栗树上方闪烁。她仿佛觉得自己身临一个安静的专区政府中心。这时，她并不遗憾皮艾尔不在身边，有着一种他到场时体验不到的快乐：单身一人所能享受到的全部快乐。八年来她失去了这种欢乐，有时内心好像感觉到一种悔恨。她灰心丧气地靠在长椅的硬木板上。人行道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大街上驶过一辆卡车。这些动静加上天空、摇摆不定的树叶及其黑糊糊的墙面上那块发出淡红色灯光的玻璃都存在着，但福兰苏沃兹却不再存在，任何地方均不再存在任何人。

福兰苏沃兹蓦地跳起，奇妙的是重又变成了一个人。恰好是一个女人，一个因有一件当紧工作等待她完成而来去匆匆的女人。这时候好像其他时刻一样只是她一生中的一刹那。她把手搁到门把上，心情痛苦地往回走。这是抛弃，是背叛。夜幕又将淹没这个有点土气的小广场，淡红色玻璃窗徒劳地闪着光，它不再为任何人闪光。这甜美的一刻将一去不复返。如此多的甜美在整个地球上荡然无存。她通过院子，登上绿色木梯。这种遗憾，很久以来已经没有了。除了自己的生活，不存在真实的东西。她走进皮艾尔的化装室，在柜子里拿了一瓶威士忌，然后登上楼

女
宾

梯，跑向她的办公室。

“这会让我们恢复元气，”她说，“您想怎么喝？兑不兑水？”

“不兑。”让尔贝说。

“您能回得了家吗？”

“哦！我开始经得住威士忌了。”让尔贝庄严地宣称。

“您开始……”福兰苏沃兹说。

“等我成了阔佬，有了自己的家，我的柜子里将老放着一瓶瓦特 69。”让尔贝说。

“那您的事业将付诸东流。”福兰苏沃兹说。她温情脉脉地盯着他。这时他已从口袋中掏出烟斗，专心致志地往里面装烟丝。这是今天第一斗烟。以前，每天晚上当他们喝完一瓶博若兰葡萄酒，他就将酒瓶放到桌上，带着孩子气的自豪感凝视着它，他边抽烟边喝白兰地或葡萄烧酒。然后，他们来到街上，因一整天伏案工作，加上葡萄酒和烧酒的作用，脑袋有点发热。让尔贝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一绺黑发耷拉在脸中央，双手插在口袋里。现在，这都成了往事。她常常来看望他，但老是和皮艾尔或其他人在一起；他们重又成了陌路人。

“作为一个女人，您也挺能喝威士忌。”让尔贝以公平的口吻评价道。

他审视着福兰苏沃兹：

“只是今天您太劳累，您该睡一会儿。愿意的话，我来叫醒您。”

“不，我宁愿把工作做完。”福兰苏沃兹回答。

“您不饿吗？您是否愿意我去弄点儿三明治来？”

“谢谢。”福兰苏沃兹说。她对他笑了笑。他曾是那样殷勤，那样热心，每当她丧失勇气时，只要看一下他那快乐的眼睛，她便能恢复自信。她本想找话感谢他。

“我们搞完了，这几乎有点遗憾，”她说，“我已经习惯于与您一块工作了。”

“但当人们把它搬上舞台，就更加有意思了。”让尔贝说。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双颊因喝了烧酒而变得通红。“想到3天后一切要重新开始，真令人愉快。我酷爱演出季节开头的时刻。”

“是的，这将很有意思。”福兰苏沃兹说。她把稿纸拉到自己面前。这十天他们单独待在一块，眼看相处的日子结束，他并不遗憾。这很自然，她也不遗憾，她总不能要求让尔贝一个人感到遗憾。

“这个剧院死气沉沉。每当我从里面通过时，老是不寒而栗。”让尔贝说。“真是凄凉。我的确以为这次剧院得关闭整整一年呢。”

“现在幸免了。”福兰苏沃兹说。

“但愿可以多维持些日子。”让尔贝说。

“会的。”福兰苏沃兹说。

她向来没相信过会有战争。战争好像结核病或铁路事故，不可能降临到我头上，这类事只可能发生在其它人身上。

“您能设想会有一个真正的巨大灾难降临到您自己头上吗？”

让尔贝做了个鬼脸。

“哦！太容易了。”他说。

“对我不可能。”福兰苏沃兹说。“甚至没有必要去想。那些人们能够抵御的危险，应当预见到，但战争并非人力所能抗拒的。如果哪一天爆发了战争，那就所有的都无关紧要了，哪怕是生还是死。”

“这不可能发生。”福兰苏沃兹又强调了一下。她俯下身看手稿。打字机嗒嗒地响着。黄烟丝和油墨味儿伴随着夜的气息在屋内弥漫。窗户外面，宁静的小广场在夜空下沉睡，荒无人烟的旷野中一辆列车正隆隆驶过。而我，我在这里，对我来说，广场在那里，火车在行驶，整个巴黎、整个地球都存在于这个小办公室的淡红色微光中。此时此刻，我感受到了千秋万载的幸福。我存在于我生命之中。

“实在遗憾，人必须睡觉。”福兰苏沃兹说。

“特别遗憾的是人不可能感觉到自己在睡觉。”让尔贝说。“一旦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睡觉，那就是醒了。人无法享受睡着时的乐趣。”

“您难道不认为当别人睡时您却醒着是多么绝妙的事吗？”福兰苏沃兹放下笔，侧耳细听。万籁俱寂，广场一片漆黑，剧场亦一片漆黑。

“我喜欢想象大家都在酣睡，而这时地球上只有您和我是有生命的。”

“这情景倒令我有点儿害怕。”让尔贝说。他把滑到眼睛前面的那一长绺黑发甩到后面。“就仿佛我想到了月亮：那些冰山，那些龟裂的土地，荒无人迹。最先爬上月亮的人必须有胆量。”

“如果有人建议我去，我将不会拒绝。”福兰苏沃兹

说。她望了一眼让尔贝。他们通常肩并肩待着，她喜欢感到有他在身边，哪怕他们不交谈。今夜她却想同他说话。“设想那些您不在现场时发生的事是很怪的。”她说。

“是，是很怪。”让尔贝说。

“这就仿佛试图设想自己死了，虽然做不到，可总是假设自己躲在一个角落里观看。”

“这非常滑稽，所有这些自己永远看不到的事儿。”让尔贝说。

“从前，当一想到我永远只能认识世界上小得可怜的一部分，就感到悲伤。您不这样认为吗？”

“或许。”让尔贝回答。

福兰苏沃兹笑了。和让尔贝聊天时常会碰到阻力；想从他嘴里掏出一一种肯定的意见是困难的。

“但现在我放心了，因为我深信不管我到哪里，外部世界随我而动。我的一切遗憾都烟消云散。”

“遗憾什么？”让尔贝问道。

“遗憾只是活在我自己的躯壳内，而外面却是大千世界。”

让尔贝扫了一眼福兰苏沃兹。

“是的，特别是您过着一种可说是有条不紊的生活。”

他老是那样谨慎。回答这个朦朦胧胧的问题对他来说需要某种胆识。他是不是认为福兰苏沃兹的生活过于规律了？他是不是在评价她？我在想他对我的看法……这个办公室、剧院、我的房间、书籍、资料、我的工作。一种如此规律的生活。

“我明白了应该迫使自己做选择。”福兰苏沃兹说。

女
宾

“我不喜欢务必做出选择。”让尔贝说。

“开头很难，可现在我不再有遗憾，因为对我来说不存在的事，它们肯定不存在。”

“怎么解释？”让尔贝问道。

福兰苏沃兹犹豫了一下。她对此有强烈感受，即便她重新关上房门，外面的走廊、大厅、舞台并不消逝，而只是在门的后面、在一段距离以外存在着。在远方，列车穿行于夜阑人静的乡间，使得深夜里小办公室热气腾腾的生活能够延伸。

“就仿佛月亮上的景色。”福兰苏沃兹说。“这并非现实，仅仅是道听途说。您没有这种感受？”

“不，”让尔贝说，“我不这么看。”

“您永远只能一次看到一个事物，您不感觉恼火吗？”

让尔贝思考起来。

“我嘛，打搅我的是其他人，”他说，“我讨厌人们和我谈论一个我素不相识的家伙，特别是当人们怀着敬意谈论他：一个生活在他自己圈子里，甚至不知道我存在的家伙。”

这样长久地谈论他自己还很罕见。是否他也在这几个小时里体会到了令人激动的、短暂的亲密感？唯有他们俩生活在这淡红灯光的氛围内，两人分享着同一片灯光和夜色。福兰苏沃兹瞟了一眼弯睫毛下那双美丽的绿眼睛与亲切的嘴巴——假如我想……或许现在还不太迟。可是她能期望什么？

“是的，这是侮辱性的。”她说。

“一旦认识了那家伙，就好多了。”让尔贝说。

“要让别人的内心感受像我自己的感受一样是不可能实现的。”福兰苏沃兹说。“如果我隐约意识到有这种情况，我认为是令人恐怖的：我好像只不过是另外某个人头脑中的一个意象。但是几乎永远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完全不可能。”

“确实，”让尔贝激动地说，“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当别人在我面前谈论我自己时，简直令我厌恶，即使人家态度很殷勤。我感觉人家凌驾于我之上。”

“而我，我不介意人家怎么想我。”福兰苏沃兹说。

让尔贝笑了起来。

“对此，不能说您自尊心很强。”他说。

“他们的思想好像他们的语言和面孔一样，对我来说都是合理存在的，这些事物都存在于属于我的世界中。也正因为如此，伊丽莎白对我这个人毫无奢望大感惊奇。我不需要力图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精心安排一个享有特权的位置。我好像觉得我在世上已被安置好。”她向让尔贝笑了笑：

“您也同样，也没有奢望。”

“是的，”让尔贝说，“为什么要有奢望？”他犹豫了片刻。“但我期望有一天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

“和我一样，我希望写一本好书。人们喜欢做好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可这不是为了光荣和体面。”

“对。”让尔贝说。

一辆送奶车从窗户下驶过。夜色将明。列车已过了夏多鲁，将到达维埃松。让尔贝打了个呵欠。仿佛孩子那样睡眼惺忪。

“您该去睡觉了。”福兰苏沃兹说。

让尔贝揉了揉眼睛。

“应该把这弄完后交给拉布罗斯。”他固执地说。他拿起酒瓶，给自己斟了满满一杯威士忌。

“再说，我并不困，我渴！”他喝完后，放下了酒杯，思量了片刻。

“也许我还是困了。”

“渴还是困？判断一下。”福兰苏沃兹开心地说。

“我向来都搞不清。”让尔贝说。

“听着，”福兰苏沃兹说，“您要做的事情是：躺到长沙发上睡一觉。我来看完这最后一场。等我去车站接皮艾尔时，您把这一场打出来。”

“那您呢？”让尔贝问道。

“我干完后也睡觉，沙发很宽，您不碍我事。取一个靠垫，盖好被子。”

“我很愿意。”让尔贝说。

福兰苏沃兹伸了伸懒腰又拿起笔。过一会儿，她回转身看见让尔贝正闭目仰卧，嘴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他已经坠入梦乡。

他很漂亮，她久久地注视着他。然后，她又开始投入工作。在那行驶的火车里，皮艾尔也在沉睡，头靠皮垫，一脸稚气。他准备跳下火车，矮小的个子会显得高些，然后他将跑向月台，挽起我的胳膊。

“完了！”福兰苏沃兹说。她满意地察看一下手稿。只要他认为不错就行！我想他会感觉不错的。她推开靠椅。天空出现一片朝霞。她脱下皮鞋，钻入被子，躺在让尔贝